

第一百二十六章 每個人的心上都有一層皮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芳宮的角落裏隱隱傳出哭泣的聲音，雙眼微紅的宜貴麵前的太監，很勉強地笑了笑，讓太監離開殿內。沉默片刻後，她縮在袖子裏的手，緊緊攥著那方手帕，聲音有些嘶啞說道：“我不相信。”

此時皇宮裏已經亂成了一團，太後娘娘接連幾道旨意疾出，不論是東宮皇後，還是寧才人，都要馬上搬到含光殿居住。而養育了慶國皇帝最小皇子的宜貴嬪也沒有例外。

當時在殿上，宜貴嬪清清楚楚地聽到這些旨意，當然明白所謂移至含光殿居住，隻不過是為了方便監視宮中的這些人。

她的神思有些恍然，不知道自己與兒子將要麵臨什麼樣的局麵...皇上死了？皇上死了！她的鬢角發絲有些亂，用力地搖了搖頭，似乎想將這個驚天的消息驅趕出自己的腦海。

“皇上怎麼能死，怎麼會死呢？”

她緊緊地咬著下嘴唇，紅潤的嘴唇上被咬出了青白的印跡。宮殿外麵的雨已經停了，蟬鳴亦歇，但那股沁心的寒意卻在空氣之中瀰漫著，包裹住了她的身體，令她不住打了個寒噤。

皇帝陛下雖然對女色向來沒有什麼格外的偏好，後宮之中的妃嬪合共也不過二十餘位，然而宜貴嬪卻是這幾年中最得寵的一位，如果要說她對皇帝沒有一絲感情，自然虛假。然而此時她的悲傷，她的惶恐，她的不安卻不僅僅是因為陛下駕崩的消息。

軍方，監察院，州郡，千裏傳訊至京都，向京中的貴人們傳遞了那個天大的消息陛下遇刺！

然而。軍方與州郡方麵的情報是，刺殺陛下地是監察院提司範閑！

小範大人勾結束夷城四顧劍，於大東山祭天之際，興謀逆之心，暴起弑君！

監察院那方麵的情報卻隻是證實了陛下的死訊，而在具體的過程描述上，顯得格外含糊，反而證實了前麵兩條消息的真實性。

...

然而宜貴嬪不相信！

她不是不相信皇帝陛下已經駕崩。而是根本不相信這件事情是小範大人做的！這根本說不通，皇帝陛下祭天，是要廢太子，範閑的地位在祭天之後，隻會進一步穩固，他怎麼可能會在這個當口，突然選擇如此荒唐的舉動？

宜貴嬪真地很害怕。她感覺到了一張網已經套上了範閑，而且緊跟著套上了漱芳宮。她出身柳氏，與範府一榮俱榮，而且範閑更是陛下欽點的...三皇子師傅！

如果範閑真的成為謀逆首犯，範府自然是滿門抄斬，柳家也難以幸免，宜貴嬪或許會被推入井中。而三皇子...

“母親！母親！”剛剛收到風聲的三皇子，向殿內跑了進來，一路跑一路哭著。待他跑到宜貴嬪身前的時候，卻怔怔地停住了腳步，用那雙比同齡人更成熟的目光，小心翼翼地看了母親一眼。

宜貴嬪有些失神地點了點頭。

三皇子抿著小嘴，強行忍了一忍，卻還是沒有忍住。哇的一聲大哭了出來，撲到了宜貴嬪地懷裏。

半晌之後，宜貴嬪咬了咬牙，狠命將兒子從自己的懷裏拉了起來，惡狠狠地看著他的眼睛，用力說道：“不要哭，不準哭。現在還不是哭的時候...你父皇是個頂天立地的國君。你不能哭。”

三皇子李承平抽泣著。卻堅強地站在母親的麵前，重重地點了點頭。長年的宮廷生活。跟隨範閑在江南地一年歲

月，這位九歲就敢開青樓的陰狠皇子心性早已得到了足夠的磨煉，知道母親這時候要交待的話極為重要。

“現在都在傳，是你的師傅範大人刺駕。”宜貴嬪盯著兒子的眼睛。

三皇子的眼神稍一慌亂後，馬上平靜下來，恨聲說道：“我不相信！師傅不是這樣的人，而且...他沒理由。”

宜貴嬪勉強地笑了笑，拍了拍兒子地腦袋說道：“是啊，雖然有軍方和州郡的報訊，但沒有幾個人會相信你的師傅大人，會對陛下不利...要知道，他可是你父皇最器重的臣子。”

“不止我們不信。”宜貴嬪咬著牙說道：“太後娘娘也不信，不然這時候範府早已經被抄了，那個發瘋的女人也不會被太後埋進土裏。”

三皇子點了點頭。

宜貴嬪壓低聲音說道：“可是太後娘娘也不會完全不信，雖然不知道為什麼...你姨丈馬上要進宮，晨姐姐和思思那個丫頭也要進宮，如果太後真的相信大東山的事情是你師傅做地，隻怕馬上，範柳兩家就會陷入絕境。”

“孩兒能做些什麼？”三皇子握緊了拳頭，知道自己地將來，已經完全壓在了師傅範閑地身上，如果師傅真的被打成了弑君惡徒，自己便再也沒有翻身之力。

“什麼都不要做，隻需要哭，傷心，陪著太後...”宜貴嬪忽然歎了一口氣，眼中閃過一絲可憐地神情，將三皇子重又摟進懷裏，“大東山的事情一天沒弄清楚，你師傅一天沒有回到京都，太後便不會馬上對範家動手。我們需要這些時間去影響太後，然後...等著你師傅回來。”

三皇子沉默片刻後點了點頭，他和母親一樣，對於範閑向來保有莫大的信心，在他們的心中，隻要師傅回到京都，一定能夠將整件事情解決掉。

太監在外麵催了。

宜貴嬪有些六

地開始準備搬往含光殿。

三皇子眼中閃過一絲狠色，從桌下抽出一把範閑送給他地淬毒匕首，小心翼翼地藏在了可愛地小靴子裏。

他並不認同母親先前的話，含光殿裏也不見得如何安全，那兩位哥哥為了父皇留下來地那把椅子，什麼樣瘋狂的事情做不出來？

太子李承乾緩緩整理著衣裝。他地臉上沒有一絲瘋狂的喜悅，皇帝的死訊傳至宮中，太子殿下就和所有地皇子大臣們一樣。伏地大哭。悲色難掩。

隻是他地麵色在悲傷之餘，多了一絲慘白。走到東宮的門口，對著遙遠東方的暮色，他深深的鞠了一躬，眼裏落下兩串淚來。

許久之後。他才直起身子，將身板挺的筆直，在心裏悲哀想著：“父親，不是兒子不孝。隻是你已經將我逼到沒有退路了。”

洪竹領著侍衛在東宮地門口，等著請皇後與太子搬去含光殿。

太子往宮門外望了一眼，回身看了皇後一眼，微微皺眉。強行掩去眼中的無奈。扶住母親的手，在她耳邊輕聲說道：“母後請節哀。”

一向眉容淑貴的皇後娘娘，這半年來都被困於東宮之中，早已不複當初盛彩。然則今日忽然聽到陛下於大東山遇刺地消息。這位與皇帝青梅繡馬的女子還是崩潰了，整個人像行屍走肉一般聽著各宮裏傳來傳來的消息，而自己卻隻會坐在榻上哭泣。

“你父皇死了...”皇後雙眼無神地望著太子。

太子緩緩低頭。說道：“孩兒知道，隻是...每個人都是要死的。”

他地臉上依然是一片哀痛，而這句話說地卻是極為淡然。

皇後似乎在一瞬間恢復了神智，聽懂了這句話，滿臉不可思議地望著自己的兒子。張大了嘴，半晌沒有說出話來！

“祭天，沒有完成。”太子低聲說道：“兒子會名正言順地成為慶國的下一任皇帝，而您，則將是太後。”

皇後一時間心裏不知湧起了多少複雜的情緒，嘴唇顫抖著，直到許久以後，才吃吃艾艾地說出話來：“是地。是地，是的...範閑那個天殺的，我...我早就說過，那是妖星...我們老李家...總是要毀在他們母子手上...呆會兒去含光殿，馬上請太後娘娘下旨，將範家滿門抄斬！不，將範柳兩家全斬了。還要將陳萍萍那條老狗殺了！”

太子握著皇後地手驟然重了幾分。皇後吃痛。住了嘴。

太子附在她的耳邊，一字一句輕聲說道：“不要說這些。記住，一句都不要說...如果您還想讓我坐上那把龍椅，就什麼都不要說。現如今沒有人會相信範閑弑君，您要這麼一說，就更沒有人相信了...所以我們要在含光殿等著，再過四五天，人證物證都會回來了，到時候您不說，太後也知道會怎麼做。”

皇後渾身發抖，似乎像是從來不認識自己這個兒子。

太子最後在她耳邊輕聲說道：“秦恒呆會兒要進宮...老爺子那邊，您說說話，太後那邊才好說話。”

—

離皇宮並不遙遠的二皇子府邸之中，二皇子正與他的兄弟一樣，一麵整理著衣裝，一麵模擬著悲傷，身為天子家人，最擅長的便是演戲，所以當他地心裏想著許多事情時，臉上的表情依然是那樣的到位。

王妃葉靈兒冷漠地在一旁看著他，並沒有上前幫手，片刻輕聲問道：“你相信嗎？”

二皇子的手頓了頓，平靜回答道：“我不相信，我欣賞範閑，他沒理由做這件事情。”

葉靈兒皺了皺好看的眉頭，問道：“那為什麼...流言都這麼在說？”

“流言隻是流言，止於智者。”二皇子微微低頭，卷起雪白的袖子，他今天穿著一身淡色的單衣，看上去顯得格外低調沉默，“在沒有證據之前，我不會相信範閑會如此膽大妄為。”

葉靈兒心裏軟了一下，輕聲說道：“進宮要小心些。”

二皇子勉強地笑了笑，拍了拍妻子的臉蛋兒，說道：“有什麼要小心地呢？父皇大行，隻不過現在秘不發喪，等東山的事情清楚後，定是全國舉哀，然後太子登基，我依舊還是那個不起眼的二皇子。”

“你甘心？”葉靈兒吃驚地看著他。

二皇子沉默片刻後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我不瞞你，我懷疑東山的事情是太子做的...”

葉靈兒大吃一驚，死死地捂住了嘴。

二皇子苦笑了一聲。說道：“隻是猜測罷了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他向著府門外走去，在角落裏喚來自己的親隨。輕聲吩咐道：“通知嶽父。時刻準備進京。”

是地，父皇死了，二皇子站在府邸的門口，忽然覺得自己頭頂上地天空已然開始湛放碧藍地美麗光芒，再沒有任何人可以擋在自己地頭頂上。他對大東山地事情看的很清楚。因為長公主殿下從來沒有瞞過他。

太子登基便登基吧，可是不論範閑是死是活，站在範閑身後地那幾個老家夥，怎麼可能束手就擒？

二皇子的唇角泛起一絲冷笑。自己會幫太子地，那把椅子暫時讓他坐去，讓他去麵對監察院、範家的強力反噬吧，自己隻需要冷漠。

時，看他會淪落到什麼下場！

—

來不及悲傷。

所有知道皇帝陛下遇刺消息的人們都來不及悲傷，在剎那震驚之後，便開始平靜地以至有些冷漠地開始安排後續

的事情，有資格坐那把椅子的人，開始做著準備。有資格決定那把椅子歸屬的人，開始暗底下通氣。

雖然太後在第一時間內，要求相關人員入宮，可是依然給那些人足夠多的交流時間。

所有地人似乎都忘了，死去的是慶國開國以來最強大的一位君王，是統治這片國土二十餘年的至尊，是所有慶國人的精神象征。

他們被眼前的紅利，鼻端的香味擾地心神不定。隻來得及興奮惶恐，偽裝悲傷，心中卻來不及真正悲傷。

隻有一個人除外。

...

長公主緩緩推開名義上已經關閉數月的皇室別院大門，平靜地站在石階上，看著下方來迎接自己入宮的馬車和太監，美麗精致的五官沒有一絲顫動。她穿著一身單薄的白衣，俏極。素極。悲傷到了極點。

她沒有回頭去看別院一眼。緩緩抬起頭來，看著天上**散後的那抹碧空。臉上的悲傷之意愈來愈重，愈來愈濃，濃到極致便是淡，淡到一絲情緒都沒有，如玉般的肌膚仿似要透明了起來，讓所有地世人，看到她內心真正的情感。

那抹痛與平靜。

李雲睿微微一笑，清光四散，在心裏對那遠方山頭上的某縷帝魂輕聲說道：“哥哥，走好。”

然後她坐上了馬車，往那座即將決定慶國歸屬的皇宮駛去。

和太子與二皇子不一樣，她根本不屑於防範監察院和範府。因為她站的更高，看的更遠。整件事情的關鍵，已經隨著那三匹千裏迢迢歸京地疲馬，而得到了確認，後麵地事情，都隻是很簡單地水到渠成。

隻要陛下死了，整件事情就結束了。

不論太後是否會相信範閑弒君，可她畢竟是慶國的太後，她必須相信，而且長公主也有辦法讓她相信。

至於究竟是太子還是二皇子繼位，長公主李雲睿並不怎麼關心，她所關心地，隻是那個人的死亡。

我能幫助你，當你遺棄我時，我能毀滅你。

馬車中的女子笑了起來，然後哭了起來

雨水緩緩地從城門處的樹枝上滴下來，距離三騎入京報訊已經過去了好些天。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，宮城與城門司的異動，京都府衙役盡出維護治安，監察院的異常沉默，讓京都的百姓隱隱猜到了事實的真相。

那個他們不敢相信的真相。

黎民們的反應永遠和權貴不相同，他們看待事情更加直接，有時候也更加準確，他們隻知道慶國陛下是個好皇帝，至少從慶國百姓的生活來看，慶帝是難得一見的好皇帝。

所以百姓們悲傷難過哭泣惘然，不知道這個國度的將來，究竟會變成什麼模樣。他們的心中也有疑惑，無論如何也不相信小範大人會是...那個該殺千刀的逆賊！

官員們最開始的時候也不相信，然而範閑親屬的五百黑騎至今不見回報，那艘停在澹州的官船消失無蹤。大東山幸存“活口”的證詞直指範閑，無數的證據開始向皇宮中匯集，雖不足以證實什麼，但可以說服一些願意被說服的人。

範府已經被控制住了。

國公府也被控制住了。

或許馬上要到來的便是腥風血雨。

聽說宮裏開始準備太子繼位。

馬上要被廢的太子繼位...曆史與現實總是這樣荒謬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一個賣豆油的商人，戴著笠帽，用宮坊司的文書，千辛萬苦地進入由全封閉轉為半封閉的東城

門，走到了南城一個轉角處，住進了客棧。

透過客棧的窗戶，隱約可以看見被重兵包圍的範府前後兩宅。那名商人取下笠帽，看著遠處的府邸，捂著胸口咳了兩聲，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